

【姬屋藏郊】 茈茈其麦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15105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151053>.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发郊
Character:	姬发,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5 of 姬屋藏郊
Collections:	Anonymous
Stats:	Published: 2023-08-06 Words: 5,438 Chapters: 1/1

【姬屋藏郊】 茈茈其麦

by Anonymous

Summary

代发，原作者：鱼🐟

灵感来自路演采访，陈牧驰说《封神》第二部会有殷郊在西岐生活的情节。
专属于世子和世子妃的归园田居碎片化小甜饼！

茈茈其麦

(一)

姬发是在一个残雪未霁的初晨接殷郊回西岐的。车马蹀躞，辕轮碾过灰白的积雪，留下两道绵长的辙印。路两边是平整

在昆仑仙池沉睡三年的殷郊透过车窗观察着幼时姬发给他描摹无数遍的西岐城，这里不似朝歌繁华，烧土制的瓦房鳞立

西伯侯姬昌拄杖倚在耳门旁等候，哒哒的马蹄踏碎寒风，佝偻的老者像一棵枯败的松柏。甫下马车的殷郊裹着绣金玄锦

姬发将殷郊领进自己居住的院落，紧闭的房门隔绝屋外料峭的春寒，殷郊脱下披风，打量着姬发的房间。这里不似只有

“从昆仑到西岐，你都看了我一路了，姬发，你还没看够吗？”殷郊把玩着手里的风车，转身问站在门口沉默不语的姬发。

殷郊握住姬发微颤的手，轻声说道：“姬发，我在呢。”

(二)

姬发又一次从梦中惊醒，梦中崇应彪手中的斧钺泛着死气的寒光，他想冲上行刑台，脚下却伸出无数双黑瘡的鬼手，拽

姬发翻了个身，这次他身旁不再是空荡的床铺，而是殷郊温热的躯体。月色透过窗棂，倾洒在殷郊恬静的睡颜上。姬发

翌日醒来，殷郊立在院中一株萎败的桃树下。遒缠的枯枝上压着簇簇白雪。“这就是你曾跟我说的，你出生那年你父亲亲殷郊摸上桃树躯干上两排并列的斫痕，似乎通过这一道道痕线，找寻幼时姬发一年年生长的轨迹。枝干上挂着几个雕刻最后一个木牌挂的有点高，殷郊垫脚去勾，却被姬发抢先一步藏在袖中。皑雪随风飘落姬发肩头，在殷郊昆仑沉睡那三殷郊伸出手，只安静地看着负手于背后的姬发。堂堂西伯侯世子像做错事被抓包的孩子，踢蹬着脚底落的残雪。良久，——“带殷郊回西岐”

木牌上的字遒劲有力，落脚的刀凿处光滑平整，是有人长此以往的摩挲而成。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姬发求神问鬼，最后殷郊只觉喉头发涩，他抬头，轻啄了一下姬发的下巴。

（三）
韶光周流，弹指已是仲春，一畦畦碧绿的麦苗在春光中萌发。每年此时，西岐都要举行春祭，祈祷神农庇佑，风调雨顺姬发骑着高头大马，手持祭旗，打头走在祭祀队伍前。后备三牲六礼，一群憨朴的农夫或拿或抗着挂满彩条的农具。夹殷郊抱着一捧旧年的麦穗走在人群中，马上的姬发丰神俊朗，手中祭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感受到殷郊的目光，姬发朝殷郊扯下麦穗里的麦粒，尽数洒在姬发身上。

祭典持续到深夜，一群人在神农庙外欢饮达旦。姬发拉着殷郊的手走到庙内，告诉殷郊每年春祭人们都会在神农像前诚姬发转头望去，只见庙灯昏黄的光打在殷郊虔诚的脸上，纤密的睫毛在庙灯的光影中微微颤抖。姬发低头，嘴边忍不住待殷郊起身，姬发立马跟上，他从身后环住殷郊，下巴抵在殷郊肩窝。殷郊散开的长发遮住了颈中红线，姬发摩挲着殷郊最受不了痒，姬发呼出的鼻息扑在他耳畔，让他不耐的扭扭身，挣开姬发的双臂，留下一句“不告诉你”，快步离开。

“殷郊，告诉我，你就告诉我嘛。”姬发跟在殷郊后面，不依不饶的追问着，殷郊但笑不语。姬发用头抵着殷郊的后背，殷郊附在姬发耳边，薄唇张合说了一句话。姬发呆愣原地，旋即脸上飞上一抹红晕。殷郊大笑几声，踩着溶溶月色走远

（四）
春色大好，暖阳融融。殷郊倚着一株柳树恹恹欲睡，青翠垂绦的倒影在殷郊的脸上晃来晃去。

姬发走到殷郊身旁，挡住了温媚的阳光。殷郊转个身，姬发又立马绕到他面前。殷郊只能无奈起身。姬发伸手拉起殷郊西岐民风淳朴，新人成亲大摆流水宴，不管与主家认识与否，不论有无随礼，都可入座吃席。等二人赶到时，宴席已从西岐的酒不比朝歌精细，粗酿的浊酒入喉辛辣，烧的胸口疼。殷郊一口酒喝猛了，忍不住呛咳几声。姬发立马放下酒碗待到新妇进门，殷郊只觉得头晕目眩，周围人欢呼敬酒声都隔着一团红蒙蒙的雾气，他靠在姬发怀里，酒气熏红的眼角

“新郎新妇结发同心，永修世好——”喜婆拉高的声音久久回荡着。姬发卷起一缕殷郊散落的长发，与自己的头发绞在一起。

(五)

院中原本枯萎的桃树重新焕发生机，桃枝含苞绽蕊，幽香萦绕，被风吹落的花瓣徜徉于如洗的碧空中。

姬发推开门，就见桃花翻飞中，殷郊正端坐抚琴。君子习六艺，殷郊的乐艺是姜王后亲身所授。只是殷郊忙于在质子营

七弦振振，琴音淙淙。一曲清调在殷郊指尖流淌。姬发只觉得心潮澎湃，“噌”的一声抽出腰间佩剑，和着琴声在树下舞

殷郊刚想起身去接，雷震子跌跌撞撞跑进来，险些撞散满树桃夭。姬发听懂了雷震子咿咿呀呀的话语——姬昌让他们去

军营驻扎于西岐城外，二人赶到时，营内众人正插旗摆擂。军中严禁械斗，但不禁止肉搏，所以时常会组织擂赛。输了

一个略瘦的少年被对手举过头顶，高高摔在台下，周围人发出阵阵哄笑声。殷郊认得那个少年——前些日子成亲的冯海

冯涛吐出口中血沫，翻身爬上擂台。他谨记殷郊指导，只在那壮汉背后与其周旋。壮汉几次三番抓不到冯涛，越发恼怒

姬发拉着殷郊的手，直夸他教导有方，几句话就让瘦小子反败为胜。殷郊脸上颇有得意之色，说道：“那是当然，别忘了

台下人听罢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结果上台之人三招之内皆被姬发踹下台去。姬发甩甩额间汗湿的碎发，捡起钱袋在

“我来！”殷郊束起长发，脱下碍事的锦袍，夜风卷起他罩衣，灼灼火光下的殷郊像一块温润的暖玉。姬发先发制人，一拳

姬发欲抱摔殷郊，却被殷郊闪身一个回旋踢踹到在地。姬发躺在尘土翻飞的擂台上，笑着看殷郊随着喘息起伏胸膛。“起

——“起来，姬发。”多年前朝歌的质子营，崇应彪将姬发按在地上，大声嘲笑着他是西岐来的农夫，一身穷酸味。姬发

彼时的殷郊尚为商王孙，他坐在篝火旁，大声喊道——“起来，姬发。”

感受到殷郊的鼓励，姬发怒吼一声，一拳砸到崇应彪胸口，二人拳拳到肉，最后姬发踩着崇应彪的头，大骂他是北部来

“世子，起来啊！”周围人的催促声打断姬发的回忆。另一队支持殷郊的兵士喧闹起哄。殷郊往前一步伸手去拉姬发，却

殷郊脸上闪过一丝薄红，好在夜色如墨，没人看到。姬发将钱袋留在台上，只说给他们打酒喝，便拉着殷郊的手下了擂

(六)

月升日落，浮云苍狗。成熟的麦田翻涌成层层金色的麦浪。各家各户准备收割麦穗，不论男女老少，都弯腰穿梭于麦田之

姬发穿着一身粗麻短打，越发衬得他肩宽腰窄，双腿修长，他右手握着镰刀，左手揽住一把麦穗，手起刀落间，一丛丛

金色的阳光如瀑般洒在姬发身上，肌肉紧实均匀，修长的手臂因握紧镰刀而鼓起青筋，汗水顺着姬发宽厚的背部流淌，

殷郊连忙低下头，无措的看着手里的镰刀。殷郊弯过弓射得箭，唯独这把小巧的镰刀让他犯了难。冯涛望着皱眉一点点

姬发割完一垄麦子，抬头就看见殷郊低头跟冯涛说着什么，在他的角度来看，二人握着镰刀的手好似交叠在一起。姬发
殷郊正尝试用冯涛教的方法收割小麦，突然感觉脚下的麦田投上一层阴影，他抬头，就见姬发一言不发得盯着他，汗珠
割好的小麦捆好堆积在田边，垒成一个个麦垛。姬发拉着殷郊穿梭在麦垛中，毒辣的阳光灼烧着姬发的后背，肌肤如同
姬发只觉得殷郊的手像一团冰雪，投入灼烫的火焰中，化成迷蒙的水雾，萦绕在他背后。他喉咙发涩呼吸沉重，转身，
.....（这段会单独补QAQ）

姬发抱着兀自喘息的殷郊去河边清洗，河水清凉，粼粼微波跃金浮影。殷郊坐在岸边擦洗汗湿的身子，姬发泡在河里，
姬发倒在水里，“噗通”一声溅起水花，泛起圈圈涟漪。良久，涟漪向着远处层层晕开，旋归平静，水平如镜，映着碧蓝
忽然，一股蛮力拽住殷郊的手，殷郊脚一滑险些摔倒，复又被揽进一个火热的怀抱。姬发结实的臂膀死死环住殷郊，慌
殷郊想推开姬发，却被姬发更大力的抱紧。湿透的头发贴在殷郊胸前，随着殷郊的挣扎有些凌乱，颗颗浑圆的水珠顺着
姬发炙热的吻再次落下，覆盖住颈中红痕上的点点青紫。

（七）
翌日，满身爱痕的殷郊自是无法下地割麦，他拿着耙犁在田边晾晒湿润的麦粒。饱满的麦粒在阳光的暴晒下散发着清香
殷郊拄着耙犁望着不远处在麦田里挥汗如雨的姬发。姬发在割麦的众人中一骑绝尘，身后是捆捆安静软倒的麦穗。
一群总角孩童赤着脚丫在铺平的麦粒里跑来跑去，最后殷郊也扔掉耙犁脱下鞋袜，拉着孩子的手并排走着。阳光炙烤着
姬发随手扯着几根麦秆，手指翻飞编成了栩栩如生的蚱蜢兔子乌龟。孩子们喜欢的不得了，争着吵着让姬发送给他们。
小孩子才不管是不是少腿缺耳朵的，也吵着问殷郊要。只可惜半道被姬发拿走。姬发将殷郊折的东西握在手里高高举起
直到远处喊来一声“开饭啦——”，这群孩童才作鸟兽散，将兔子蚂蚱抛诸脑后。姬发将东西塞进腰间，拉着殷郊的手转到
糖饼是西岐人最爱吃的主食。用新碾的面粉摊成薄薄的饼，撒上一圈绵白糖合拢，贴在热锅两侧烙熟。饼酥酥脆脆，里
姬发利索地和面烙饼，还指挥着殷郊烧火。柴不能添得太急，锅太热饼就会糊掉；火势也不能太少，少了面饼挂不住锅
烙好的糖饼泛着丝丝热气，殷郊心急得想去锅边扣一个下来，却被烫的缩回了手。殷郊惊呼一声，烫红的指尖摸了摸冰
最后，姬发殷郊带着那群孩子在屋檐下吃糖饼。日头就这样支悠悠的转着，东升西落。

（八）
寒暑交序，又是一年雪落时。

姬发殷郊并肩踩着薄雪，走在旷远的麦田边，两行脚印旋即又被新雪覆盖。

朝阳在他们撕扯四车着沉重的夜幕，刺破厚重的云层，洒下金斑般的光辉。飞云浓霭，都渡上了一层光晕。阳光如扇面

麦田里，新播的麦种蛰伏着蓬勃的生命，只待来年，春明景和，铺成四方整齐的碧玉。

没有任何人会得到时光亘古的垂青，但此刻，相爱即永恒。

我行其野，芄芃其麦。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